

编者按：

天体物理学是发展非常迅猛的前沿学科，特别是近些年多位在该领域从事研究的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既是天体物理学研究进展的体现，也说明这些研究成果对物理学基本问题有深刻影响。

陆埏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对天体物理学的发展有深刻理解。写作于2012年的这篇文章，全面梳理了天体物理学科的发展脉络，分析了已获奖研究对天体物理学科发展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精准地预测了随后几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天体物理学研究成果。《现代物理知识》杂志转载这篇文章，希望能引导读者关注天体物理学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并希望对读者思考天体物理学科的突破方向有所启迪。

天体物理与诺贝尔奖

陆 埏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210023)

天体物理学是天文学的一个分支。事实上，天文学和物理学是两个密切相关的学科。万有引力定律是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定律，但这个定律正是牛顿通过研究开普勒(Kepler J.)对太阳系行星轨道运动的天文观测所总结出来的三定律而发现的。其实，可以说整个经典力学的发展也与行星绕太阳运动和月球绕地球运动的天文观测密不可分。由此发展出来的“天体力学”已经成为经典力学中最成熟，最系统的一个样板。400年前伽利略首次利用望远镜观测天体，使天文学牢牢地建立在科学观测的基础上，成长为一门日益精确的科学。20世纪物理学中蓬勃发展起来的光谱学与望远镜结合进行天文观测，使深入研究天体的物质组分、内部结构与演化成为可能，从而在天文学科内形成了内容十分丰富、发展非常迅速的分支学科——天体物理。

从观测手段来说，人们不仅利用光学波段，而且从长波方向早已扩展到了红外乃至射电，从短波方向也扩展到了紫外、X射线乃至 γ 射线，形成了电磁波多波段甚至全波段的天文观测研究。不仅如此，人们还将观测手段从电磁波向其他领域扩展，打开了宇宙线(主要是带电粒子)、中微子等新的观测窗口，而且还在探索引力波等理论上已经预言而

观测上尚未发现的可能手段。

从研究的天文对象来说，人们不仅研究了行星、恒星以及星系，而且还扩展到了整个宇宙。人们不仅研究了今天发生的天体物理过程，而且还追溯到了宇宙刚诞生不久的极早时期。

人类对宇宙的思索几乎可以说与人类的认识史一样古老。然而，宇宙毕竟是太复杂了，在人类的脑海中，宇宙学几千年来一直停留在哲学、思辨的抽象概念上。只是到20世纪初，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宇宙学才得以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物理学掀起了相对论、量子论和统计物理三大革命，把人类认识从宏观世界向小的方面发展到了微观世界，同时也向大的方面发展到了宇观世界。微观世界通常以普朗克(Planck M.)常数 h 为特征，而宇观世界通常以万有引力起主导作用(天体)或者以哈勃参数 H 为特征(宇宙)的两种不完全等价的表述来说明。今天，宇宙学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且已经成为理解物理宇宙的一个总框架。

1917年，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一个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宇宙学模型。这里，他做了一个简化的假设，设想宇宙中物质分布是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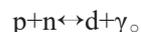
匀各向同性的。有趣的是,爱因斯坦提出这个假设的时候,在天文观测上河外星系是否存在还没有定论,而银河系内的恒星分布却远非均匀各向同性。可是,此后不久,天文界便发生了一场关于观测到的星云状天体究竟是河内星云还是河外星系的大辩论。1924年,哈勃(Hubble E.P.)又在仙女座大星云和三角座星云中观测到了造父变星,由此测定了它们的距离均在银河系以外,因而确认它们不是银河系内的星云,而是银河系外的星系。从而使天文学走出银河系,打开了极为丰富的星系世界。所谓星系是由几十亿至几千亿颗恒星与星际气体、尘埃物质组成的恒星系统。银河系也是一个星系,只是专指我们人类所在的这个星系。有意思的是,星系的分布是比较均匀的。虽然若干个星系乃至成百上千个星系可以构成一个星系群或星系团,但越是大的星系团,其分布越显得均匀。可见,观测上完全支持爱因斯坦的假设,这个事实已被称为宇宙学原理,它使宇宙学变得非常简单。宇宙几乎可以看作以星系或星系团作为“分子”的“均匀气体”。

当时,人们认为宇宙应当是永恒的、静态的。但是,爱因斯坦却发现他的广义相对论场方程中不存在静态宇宙解。因为广义相对论场方程实际是引力场方程,只存在引力,不存在斥力,自然就不会有静态解。爱因斯坦为了得到静态宇宙解,就人为地在他的场方程中增加了一个宇宙常数 Λ 项。因为 Λ 是个常数,增加这一项不会影响广义相对性原理。但是,这一项却起着斥力的作用,因而可以有静态解。1922年,弗里德曼(Friedmann A.)指出爱因斯坦静态解是不稳定的,并求出了不带 Λ 项的爱因斯坦场方程的动态解(膨胀或收缩)。1929年,哈勃发现,越远的星系其光谱的波长越长,这种光谱红移(波长变长)现象表明宇宙不是静态的,宇宙在膨胀。这是天文学上最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使爱因斯坦把他添加宇宙常数 Λ 项的做法看作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本来,他的原广义相对论场方程不存在静态宇宙解,正好是他对膨胀宇宙的自然预言。他却添加了 Λ 项,白白丢掉了本该属于他的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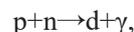
个重大预言,还对他的那个“原本简洁美妙”的场方程画蛇添足。

哈勃发现的宇宙膨胀告诉我们,回顾过去,宇宙必然曾经处在高温高密状态。可以把高温高密的极限情形(温度、密度均趋向无穷大)看作是宇宙诞生的状态。随着宇宙的膨胀,密度下降,温度也下降,宇宙将经历各种各样的状态。1946—1948年,伽莫夫(Gamow G.)等人就是根据这个思路,从宇宙的高温高密状态,根据宇宙膨胀,分析计算了宇宙各个时期的演化,特别是计算了宇宙早期的元素起源,并粗略估算出宇宙今天的背景温度约为5 K(与现在的实测值2.725 K基本一致)。伽莫夫的这个宇宙学说是非常明确的,可以实际定量计算的,被称为大爆炸宇宙学,已得到了广泛的观测支持,成为了宇宙学的标准模型。按此模型,可以给出宇宙各个时期的物理状态和演化过程,提供了各种可能的观测检验方案。

我们先来看看温度为 10^9 K附近的宇宙,那时宇宙刚诞生约3分钟。 10^9 K这样的高温,人类并不陌生,氢弹爆炸就发生在这种温度甚至更高温度下。熟悉核物理的伽莫夫曾首先研究了这个问题。那时宇宙中存在着质子(p)和中子(n),可以直接碰撞而生成氘核(记做d,即 ${}^2\text{H}$)并放出光子(γ)。 10^9 K温度的平均光子能量约为100 keV,远不足以使氘核分裂(氘核的结合能约为2.2 MeV,需要 2.2×10^{10} K以上高温的平均光子能量才能使氘核分裂)。但是,在宇宙中光子数远高于质子、中子数(高出 $10^9 \sim 10^{10}$ 倍), 10^9 K以上,背景光子中高能部分的光子已经为数足够多,已足以使氘核分裂为质子和中子,因此那时氘核的合成和分解过程是双向进行的:



当温度降到 10^9 K以下时,高能背景光子已不足以使氘核分裂成质子和中子,过程开始单向进行:



氘核开始积累并进一步生成 ${}^4\text{He}$ 。从氘核积累到 ${}^4\text{He}$ 生成是一系列强作用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几乎是瞬间进行的。设 p_9 和 n_9 分别表示宇宙中 10^9 K

时的质子和中子数密度,我们就可以求出此时生成的按质量计的宇宙 ${}^4\text{He}$ 丰度(即 ${}^4\text{He}$ 的总质量与宇宙总质量之比)。因为基本上那时存在的全部中子在瞬间俘获了等量的质子数而转变成了 ${}^4\text{He}$,因此生成 ${}^4\text{He}$ 的总质量基本上就等于原有中子质量的2倍,而宇宙总质量就等于所有质子和中子质量的总和。就是说, ${}^4\text{He}$ 丰度

$$Y=2n_0/(p_0+n_0)=2/(p_0/n_0+1)。$$

可见 ${}^4\text{He}$ 丰度完全决定于 10^9 K 时宇宙质子中子比(p_0/n_0)。可是, 10^9 K 时的质子中子比我们并不直接知道。然而在 10^{10} K 以上时,中微子参与作用,它可将质子变中子,中子变质子,使两者之间处于热平衡。热平衡状态下可以用玻尔兹曼(Boltzmann L.)分布来计算质子与中子数之比。在 10^{10} K 以下,中微子不再参与作用,质子与中子数之比便不再变化。然而,孤立存在的中子,可以不需要中微子的碰撞而自身进行 β 衰变而变成质子。因此,我们只要在 10^{10} K 到 10^9 K 这段时间内做出 β 衰变修正,就可以从(p_{10}/n_{10})估算出(p_0/n_0),此值约为7,从而获得宇宙的 ${}^4\text{He}$ 丰度约为

$$Y\approx 2/(7+1)=25\%,$$

而相应的氢(${}^1\text{H}$)丰度约为75%。可见,在宇宙温度降到 10^9 K 以下时,宇宙物质主要就是 ${}^1\text{H}$ 和 ${}^4\text{He}$ 两种,按质量计, ${}^1\text{H}$ (质子)约占75%, ${}^4\text{He}$ 约占25%,其他元素微乎其微,如 ${}^3\text{H}$ 和 ${}^3\text{He}$ 含量在万分之一以下, ${}^7\text{Li}$ 甚至在十亿分之一以下。宇宙演化头几分钟以 ${}^2\text{H}$, ${}^3\text{He}$, ${}^4\text{He}$, ${}^7\text{Li}$ 等原初轻核合成为特征的时代被称为原初核合成时代。因为这些同位素都不是放射性的,它们会一直保留到今天,其数量就成为宇宙原初核合成时代留下的遗迹(考古文物)。当然,今天在观测它们数量的时候,还要特别小心作污染修正,所谓“污染”是指在恒星形成后,恒星内部核过程也会影响 ${}^2\text{H}$, ${}^3\text{He}$, ${}^4\text{He}$, ${}^7\text{Li}$ 这几种核素的数量,它们不仅可能增加数量,也可能减少数量,比如 ${}^2\text{H}$ 在恒星过程中也会因为合成 ${}^4\text{He}$ 而减少 ${}^2\text{H}$ 。

自然界不存在原子量为5和8的元素,再加之随着宇宙膨胀,降温很快,宇宙温度降到远低于 10^9

K 时,已经不再可能有进一步的元素生成。作出污染修正后, ${}^1\text{H}$ 约占75%和 ${}^4\text{He}$ 约占25%的事实,几乎将一直保持到今天,并获得了今天观测强有力的支持,成为宇宙最初3分钟所留下遗迹的铁证。

从物理学的角度看,宇宙早期的物理状态远比现在简单,是真正的“粒子气体”。宇宙头3分钟时是真正的质子中子气体,进行物理分析是最简单、也最可靠的。从物理分析的结果与今天的观测事实之间高度相符也是对大爆炸宇宙学的一个确凿证据。

单个中子是放射性的,它会衰变成质子(同时放出电子和反中微子),它的寿命只有一刻钟。正是在远短于一刻钟的宇宙头3分钟时,尚有足够多的中子可以及时钻入 ${}^4\text{He}$ 内,才为宇宙保存了大量中子,因为 ${}^4\text{He}$ 核内的中子是稳定的、非放射性的。人们也许会问,大量中子怎么会在头3分钟内生成那么多 ${}^4\text{He}$?做事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于效率高。物理上所谓做事,基础在于粒子碰撞,宇宙早期高温高密状态,正是碰撞极频繁的高效时期,可以生成大量 ${}^4\text{He}$ 是不足为奇的。

当宇宙年龄远大于一刻钟以后,未钻入 ${}^4\text{He}$ 的中子已经完全衰变掉了,宇宙中将基本上只有带正电的质子和 ${}^4\text{He}$ 核两种物质(当然还有电子、光子、中微子这些小质量粒子)。宇宙温度又在不断下降。这个时段是不会再生成任何元素的,直到几亿年后,恒星形成,才会在恒星内部重新提供新的高温条件,开始新的元素合成过程。

宇宙年龄从几分钟到几亿年,宇宙物质基本上只维持在 ${}^1\text{H}$ 和 ${}^4\text{He}$ 两种以及极微量的 ${}^2\text{He}$, ${}^3\text{He}$, ${}^7\text{Li}$,期间只有一种重大变化,那是发生在宇宙温度约 3000 K 的复合时代的事,即 ${}^1\text{H}$, ${}^4\text{He}$ 从带电的原子核变到中性原子的过程。高于约 3000 K 时, ${}^1\text{H}$, ${}^4\text{He}$ 处在原子核状态,它们与电子组成等离子体,与背景光子通过电磁作用频繁地碰撞而处于热平衡状态。当降到约 3000 K 以下时, ${}^1\text{H}$, ${}^4\text{He}$ 俘获电子而变成中性原子,从此背景光子便与它们脱离耦合,不再作用,宇宙变成透明的,光子就在其中完全自由

地运动,不受任何变化。3000 K时,宇宙年龄约为38万岁,称为复合时代。那时,光子从与3000 K等离子体耦合成的热平衡状态中脱耦出来,直到今天一直保持着当时的黑体辐射状态,唯一的变化是随着宇宙膨胀而光子波长被拉长到相当于今天2.725 K的黑体谱。因此,当时3000 K黑体谱的辐射,今天变成了2.725 K的黑体谱,成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种背景辐射呈现出一种噪声的作用。

1965年, Penzias A.A. 和 Wilson R.W. 观测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高度各向同性的,支持了爱因斯坦对宇宙物质分布高度均匀的假设,支持了宇宙学原理。后来, Mather J.C. (1990) 和 Smoot G.F. (1992) 通过 COBE 卫星观测发现,微波背景辐射有十万分之一的非各向同性。这一发现一方面证明微波背景辐射确实高度各向同性,另一方面也测定了它有极微小的各向异性。而这个各向异性正是今天所观测到的天体分布、宇宙结构的起源和种子。关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观测研究已前后两次(1978, 2006)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随后,宇宙继续膨胀,温度继续降低,在漫长的岁月中,既没有元素合成,也没有天体形成,这里只有近似均匀的中性原子气体维持着宇宙的黑暗时代。但是,今天观测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微小的各向异性所暗示的当年中性原子气体中微小的非均匀性,却正在悄悄地成长着。比如某处气体密度稍稍高一些,其内物质之间的距离会略略小一些,万有引力会微微大一些,它们会进一步收缩,密度也进一步增长,这种正反馈式的不稳定性会逐渐加快,局部温度也会逐渐升高,直到几亿年后,开始形成第一代恒星以及其他天体。宇宙就变得生机勃勃起来。

恒星形成后,其内部的高温就开始了活跃的原子核过程。这种过程不仅合成了许多元素,而且也提供了巨大的能源。作为恒星核过程的物质基础主要就是宇宙原初核合成时代留下的75%的质子和已经形成的25%的 ${}^4\text{He}$ 核。贝特(Bethe H.)指出,恒星(主序星)核过程开始仍然是 ${}^4\text{He}$ 的合成过程。

这种过程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种是pp链;另一种是CNO循环。由于不存在自由中子,这两种途径,都必须经过一个弱作用过程。因此,弱作用过程成为恒星核合成的瓶颈,保证了过程进行得足够慢,保证了能量的缓慢释放,保证了恒星(主序星)能长时期稳定存在。对于pp链, $p+p\rightarrow d+e^++\nu_e$ 就是一个弱作用瓶颈。恒星内部的核过程,还可以合成 ${}^4\text{He}$ 以上直到铁元素。当恒星内部有足够数量的C, N, O后,通过CNO循环还可以继续合成 ${}^4\text{He}$ 。pp链和CNO循环均等效于4个质子合成1个 ${}^4\text{He}$ 。为此恒星能源的研究,贝特获得了1967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铁以上的元素就得在恒星晚期超新星爆发过程中合成。总之,几乎所有元素均能在恒星过程中产生。1957年, Burbidge E.M., Burbidge G.R., Fowler W. A. 和 Hoyle F. (B^2FH)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其中, Fowler为此获得了1983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恒星产生的 ${}^4\text{He}$ 却远少于实际测得的量,宇宙中现存的 ${}^4\text{He}$ 极大部分均来源于宇宙的头几分钟。因此,宇宙元素起源可以通过宇宙早期有中子参加的强作用过程(快速)和后期无中子参加的由弱作用控制的恒星元素合成过程(缓慢)得到了相当满意的解释。

恒星晚期的超新星爆发不仅提供了铁以上元素的生成,还可以产生大量的中微子和引力波,最后还可形成致密星(白矮星、中子星或黑洞)。无论从天文的角度,或是从物理的角度,内容均十分丰富。不仅研究中子星,人们还扩展和研究夸克星。夸克星是u, d, s三种夸克几乎等量存在的星体,具有很大的奇异量子数,因此也称为奇异星。显然,这既是天文又是物理的前沿问题。

爱因斯坦虽然对 A 项的添加表示了后悔,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人们依然频频想着它。在天文学的发展史上,这个 A 项曾三起三落,它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宇宙年龄出问题了,想到它;哈勃常数出问题了,想到它;类星体出问题了,想到它。特别是1998年 Riess A.G., Schmidt B.P. 等人的高红移超

新星研究组和1999年Perlmutter S.等人的超新星宇宙学研究组,分别用I a型超新星经过诸多校正后作为“标准烛光光源”进行观测,他们都发现那些远的I a型超新星的亮度比预期得更暗(即更远)。从而,他们发现了宇宙不是在减速膨胀,而是在加速膨胀,只有通过加速膨胀,才能达到“更远”“更暗”。这是一件轰动整个天文界和物理界的大事。万有引力是人们熟知的事实,万有引力将星系与星系之间拉住,对于宇宙膨胀起着阻力的作用,因此,在万有引力作用下的宇宙,其膨胀只能是减速的。然而,观测到的却是加速膨胀。实际上,Riess, Schmidt和Perlmutter等人就是用包含爱因斯坦 Λ 项的场方程来处理他们的观测数据,他们明确得出了 $\Lambda \neq 0$ 的结果。正是这个具有斥力性质的 Λ 项,推动了宇宙加速膨胀。

究竟怎样来理解宇宙的加速膨胀呢?按照不带 Λ 项的广义相对论场方程,宇宙膨胀的加速度 \ddot{R} 可以表述为

$$\ddot{R} = -\frac{4}{3}\pi G \left(\rho + \frac{3p}{c^2} \right) R,$$

这里, G 是引力常数, R 是宇宙的尺度(距离), ρ 是宇宙物质密度, p 是宇宙物质的压强,所有这些量都是正的,而右式前面有一个负号,表明宇宙膨胀的加速度 \ddot{R} 是负的,即减速膨胀。但是,观测到的宇宙是加速膨胀,不是减速膨胀。如果没有 Λ 项,除非宇宙物质的压强 p 是负的,而且负得很大,使整个括号内变为负,那么负负得正,可以得到加速膨胀。负压强的物质究竟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比如,考虑一盒气体。将它降到绝对零度,所有分子速度为零(或具零点能),压强为零;将它升至无穷高温,所有分子速度为光速,相当于光子气体,压强为 $+1/3\rho c^2$,可见任何温度下气体压强总在0与 $+1/3\rho c^2$ 之间,不可能是负的。通常,这种具有负压强的假设中的物质被称为“暗能量”,这是真空中的一种设想中的物质。其实,如果原场方程带有 Λ 项,它就相当于提供了一种负压强的物质,可以说, Λ 所代表的“物质”就是“暗能量”中特殊的、不随时间变

化的一种(常数)物质。有趣的是,至今所做的各种观测基本上均符合爱因斯坦的这个宇宙常数 Λ !爱因斯坦添加了 Λ 项,白白地丢掉了“存在宇宙膨胀”的预言,可是现在看来,这个 Λ 项也许是一个更重要的“对宇宙加速膨胀或暗能量”的预言!正由于爱因斯坦研究的都是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无论他要添加的或是废弃的,都含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宇宙加速膨胀的发现使Perlmutter, Riess, Schmidt获得了2011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如上所述,现代宇宙学已经从宇宙极早期,从粒子物理、核物理、原子物理,从宇宙背景辐射,从恒星和星系形成,一直到宇宙加速膨胀的研究中,取得了相当全面的认识。宇宙学已经为整个天体物理学提供了一个相当清晰的研究框架。有意思的是,宇宙学,特别是大爆炸宇宙学,不仅对整个宇宙的演化提供了相当好的解释,而且也从观测与理论比较中,特别是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引发了一些重大的补充和发现。比如,宇宙演化早期的暴胀过程和晚期的加速膨胀过程,不仅是对大爆炸宇宙学的重大补充和发现,而且也通向了“新物理”指明了可能方向和途径。

大家知道,诺贝尔奖包含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医学奖、文学奖以及和平奖五项,是以瑞典著名化学家、硝化甘油炸药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的部分遗产(3100万瑞典克朗)作为基金创立的。这个奖以基金每年的利息或投资收益授予世界上在这些领域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1901年是诺贝尔奖首次颁发的年份。诺贝尔奖包括金质奖章、证书和奖金。1968年,在瑞典国家银行成立三百周年之际,该银行捐出大额资金给诺贝尔基金,增设“瑞典国家银行纪念诺贝尔的经济科学奖”,1969年首次颁发这个奖,人们习惯上称这个额外的奖项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不过,我们这里主要只讨论天文学或天体物理学。上面已经看到,诺贝尔奖本身并没有设立天文学奖。因此,天文学或天体物理学要获得诺贝尔奖,必须与物理学竞争去争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01年首发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是由于发现伦琴射线(俗称X光)而授予伦琴(Röntgen W.C.)的,这是20世纪物理学开创性时代的极有代表性的一个事件。20世纪的物理学,充满着出色的发现和发明,划时代的科学家、划时代的科学思想,一个接着一个涌现出来。有分量的诺贝尔奖也就一个接着一个颁发。1913年起,一位天文学家海尔(Hale G.E.)被频频提名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候选人,却频频落选。海尔设计、建造了一台又一台先进的望远镜,并且在太阳光谱的研究上做出了重大贡献,首次发现太阳上存在磁场。海尔是那个时期天文学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为什么诺贝尔奖频频落选呢?那时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评委中间,存在着激烈的大物理与小物理之争,这是指奖励对象的物理只包括狭义物理,还是也包括天体物理、大气物理等更广范围?最有代表性的一件事是,当1923年海尔再一次被提名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时,一位名叫阿伦尼乌斯(Arrhenius S.)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所说的话:“天体物理发展太快,以致几乎已覆盖了整个天文学,而诺贝尔奖并没有设天文学奖,因此天体物理也不应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从此,几乎将天体物理完全排斥在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外,以致使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头三分之二个世纪(1901~1966)内,天体物理学家无人获奖,甚至发现极为重要的宇宙膨胀

现象的哈勃(Hubble E.P.)也被排斥在获奖范围之外。有趣的是,20世纪40年代起,贝特(Bethe H.)又频频被提名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但也频频落选。贝特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在理论物理领域有非常广泛而且深入的研究,是一位极高产的物理学家。他在核物理、原子物理、量子电动力学以及固体物理等方面均作出了重要工作。他还是第一个成功解释氢原子的Lamb移动的人(Lamb移动的发现者Lamb W.E.曾为此获得了1955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外,他还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和氢弹制造。但是,从基本意义和原创意义的角度来看,他的成就当首推在恒星的核能源的研究方面。他的频频落选大概也与排斥天体物理有关。直到20世纪60年代,更多的物理学家频频提名他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候选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于1967年才终于以奖给他“对核反应理论研究的贡献,特别是他对恒星能源的发现”为由颁奖。似乎想告诉大家,这是奖给他对核反应理论研究的,因而是个纯物理的奖项。但是,诺贝尔奖主要应奖给原创性成果,而贝特的主要原创性成果是在恒星能源上,因而仍为天体物理。贝特获奖实现了天体物理零的突破。这一突破,对于天体物理,犹如打开了一个闸口,此后天体物理几乎隔三(年)差五(年)就会频频获奖。从表1可以看出,从1901至1966年,三

表1 天体物理:诺贝尔物理学奖:9个年度、12个项目、18个人

1967年	Bethe H.	核反应理论研究,特别是恒星能源的发现
1970年	Alfvén H.	磁流体力学中的基本工作和发现
1974年	Ryle M.	综合孔径技术
	Hewish A.	脉冲星的发现
1978年	Penzias A. A., Wilson R. W.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
1983年	Chandrasekhar S.	恒星结构与深化的理论研究
	Fowler W.A.	宇宙中化学元素起源的理论和实验研究
1993年	Hulse R.A., Taylor J.H.	发现一种新类型脉冲星,开辟了引力研究新的途径
2002年	Davis Jr. R.,Koshiba M.	宇宙中微子的观测
	Giacconi R.	宇宙X射线源的发现
2006年	Mather J.C., Smoot G.F.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黑体谱和各向异性的发现
2011年	Perlmutter S., Riess A. ,Schmidt B.	宇宙加速膨胀的发现

分之二个世纪,一个天体物理学家也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而从1967至2011年这44年间却有多达18位天体物理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可见,天体物理正处在何等快速发展的年代!

这里,我们将按年度、按项目和按获奖人来分类讨论诺贝尔奖的情况。1967至2011的44年中,按年度计,共有9个;按项目计,共有12个;按人计,共有18人。这是因为有的情况是两个项目共享一个年度奖,有的一个项目又可以由2或3人合得。比如1974年度是由“综合孔径技术”和“脉冲星的发现”两个项目共享的。虽然这两个项目均属天体物理,但毕竟不是同一个项目。又比如,1978年度是由“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Penzias A.A.和Wilson R.W.)和“低温物理领域的发明和发现”(Kapitza P.L.)两个项目分享的,前者属“天体物理”,而后者属“低温物理”,两个项目的性质完全不同。为什么把这两个项目放在一起?也许是因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2.725 K,就“温度”而言属低温范围?可两者所研究的物理是十分不同的!所以,在讨论天体物理的时候,并没有把Kapitza的工作放进来。再比如,2002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是由三个人合得的,但Davis Jr.R.和Koshiha M.研究的均是宇宙中微子,而Giacconi R.研究的是宇宙X射线源,前两个可以作为一个项目,它与后者却明显不

同,虽均属于天体物理。

诺贝尔奖是基础学科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国际奖项。虽然也存在着不少争议,不公平和不公正的问题也不乏其例,但大体上还是可以用来作为学科评价的一个参照。为什么天体物理中获得诺贝尔奖的项目集中在“恒星”“宇宙学”和“新的观测窗口”这三个领域内(见表2)?因为诺贝尔物理学奖主要奖励那些在具有基本物理意义的课题上做出原创性成果的工作,而恒星和宇宙学中所研究的课题确实大多是天体物理中物理意义十分基本、十分突出,也十分深刻的。显然,恒星能源(获奖人Bethe)、元素起源(获奖人Fowler)以及恒星的结构与演化(获奖人Chandrasekhar S.)均具有极为深刻的物理意义。脉冲星(获奖人Hewish A.,其实,第一个发现脉冲星的是他的学生Jocelyn Bell)是通过周期非常稳定的射电脉冲观测而被发现的,很快被证认为旋转中子星(甚或可能是奇异夸克星)。中子星其实是一个巨型(像太阳一样重)原子核,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巨型原子(因为它实际上还包含有电子,是一个电中性体),但不是卢瑟福(Rutherford E.)原子(因为电子不是在绕核轨道上运行),而应是汤姆逊(Thomson J.J.)原子(电子存在于核的内部)。在原子物理时代,汤姆逊首先提出,一个原子应当是一块带正电的物质中分散镶嵌着等量负电荷的若干个

表2 三大类:恒星(脉冲星是致密恒星)、宇宙学、新窗口

分 类	获 奖 人	项 目
恒 星	Bethe H.	恒星能源(1967)
	Fowler W.A.	元素的恒星起源(1983)
	Chandrasekhar S.	恒星结构与演化(1983)
脉 冲 星	Hewish A.	脉冲星(1974)
	Hulse R., Taylor J.	双星脉冲星(1993)
宇 宙 学	Penzias A.A., Wilson R.W.	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1978)
	Mather J.C., Smoot C.F.	微波背景辐射黑体谱与各向异性(2006)
	Perlmutter S., Schmidt B., Riess A.	宇宙加速膨胀的发现(2011)
新 窗 口	Alfvén H.	磁流体力学(1970)
	Ryle M.	综合孔径(1974)
	Davis R.Jr., Koshiha M.	宇宙中微子(2002)
	Giacconi R.	X射线天文(2002)

电子,类似于一块葡萄干夹心蛋糕。后来,在卢瑟福发现原子核后,汤姆逊的这个模型就被电子绕核模型所取代。有趣的是,到了中子星的层次,又回到了汤姆逊模型。这是一种全新类型的恒星,不仅观测特征十分独特,脉冲周期高度稳定,它的物态特征也与一般恒星十分不同。两颗中子星组成的双星脉冲星 PSR1913+16 被 Taylor J.H. 和 Hulse R.A. 于 1974 年发现。由于脉冲星的周期和周期变率可以高精度测定,这个双星脉冲星的观测数据不仅间接提供了引力波存在的精确证据,而且提供了高精度研究广义相对论的一个理想实例,并且也得以精确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为此, Taylor 和 Hulse 于 1993 年拿下了脉冲星的第 2 个诺贝尔奖。在恒星领域内,还有没有再获诺贝尔奖的可能? γ 射线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候选者,它是一个除宇宙大爆炸外最猛烈的爆发现象。从一个偶然发现的误导信号,现在已经发展成一门多波段的重要学科,成就十分显著,而且它已经获得了 2011 年度号称“东方诺贝尔奖”的邵逸夫奖。另外,黑洞也是一个获奖候选者。当然,黑洞不仅在恒星层次,在星系层次也是重要的候选者。

在宇宙学领域内,还有没有再获诺贝尔奖的项目?暗物质的发现应当是一个指日可待的获奖候选者。虽然从粒子层次发现暗物质还有待努力,但暗物质在天文学上的发现应可视为已被确认,发现者(特别是从星系旋转曲线发现暗物质的先驱人物 Rubin V. 等人)获奖的可能性很大。如能在粒子层次发现暗物质,自然必在获奖之列。引力波的间接检验,已在双星脉冲星的观测研究中获得过诺贝尔奖。如能直接观测到引力波,那将是一个新的观测窗口,自然更当获奖。现在,引力透镜现象天文学上已经发现很多,爱因斯坦环、爱因斯坦弧这种特征性的引力透镜现象已见不少,这类现象在宇宙学的研究中十分重要,将来也有可能获奖。虽然作为暗能量所反映出来的宇宙加速膨胀已经获得诺贝

尔奖,但暗能量本身并没有直接获奖。暗能量的研究还有丰富的前景。

行星也是一个热门的领域。行星科学的基本意义在哪里?显然,它的最重要的基本意义在于它是宇宙中可以提供生命(甚至人类)存在的唯一场所。目前所知地球是唯一的一个例子。当然,宇宙中像地球那样的行星一定很多。但是,远处的行星是很难观测的。行星本身不发光,但它又十分靠近一个强光源(恒星,“太阳”),光学观测几乎不可能。只有在遮挡或部分遮挡强光源(恒星)等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某种直接观测。现在,极大部分对太阳系外行星的观测,都来自对恒星的直接观测中所反映出来的行星对恒星的影响。可喜的是,至今人们已经发现了近千个系外行星,而且也第一次发现了处于可居住带的行星。有望不久的将来,在行星研究中揭开生命起源的神秘面纱。

现在人们已经在学科发展的前景、科研方向的选择、教学内容的取舍上,从上述分析中得到了不少启发。《现代天体物理(上、下)》是由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外物理学精品书系”中属于“前沿系列”的一本著作,是一本约请了好几十位活跃在天体物理前沿的作者撰写的著作。在内容的选择和取舍过程中无论从全局还是重点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借鉴了上面的分析,也考虑了意义的深刻性和前沿的活跃度。由于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不吝指正。本书若能对读者有所裨益,就是我们的荣幸了。

